

悔悟

活得太明白

熊华湘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悔悟

活得太明白

熊华湘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悔悟活得太明白/熊华湘 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1

(广播影视艺术系列丛书)

ISBN 7-5043-4823-6

I. 悔… II. 熊… III. 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N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4511 号

悔悟活得太明白

作 者:	熊华湘
责任编辑:	刘耀钊
封面设计:	李彦亮
责任校对:	李小南
监 印:	马 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县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33(千)字
印 张:	6.13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4823-6/IN·347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花开夕阳红

——序《悔悟活得太明白》

王荫槐

走下工作岗位，息影回家后，各有各的感受。

有的人觉得自由了，轻松了，夕阳的温馨滋润着每个细胞，异常的悠闲；有的却不，感到了失落、寂寞，黄昏的沮丧渗透了每根发丝，特别的苦恼。感受不一样，就有了不同的活法。一种是得过且过，稀里糊涂地混日子；另一种是自寻快乐，做些自己想做的事，舒适惬意地颐养天年，有滋有味地乐享幸福生活。熊华湘先生属于后面一个类型的人。他执教30多年，10多年前走下讲台，退休回家了，他失去的仅仅是拿过的粉笔，并无太多的失落，自然也不沮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坦荡荡的熊先生唯一割舍不下的是那支伴随多年的钢笔。退休后，时间更充裕了，一笔在手，可以尽抒胸意，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第二青春期，开始了新的耕耘。选入这个集子的88篇杂文，就是他退休以来辛勤笔耕的收获，是他晚年用心血浇灌的夕阳之花。

我和熊华湘先生交往甚久，先生长我10多岁，算是忘年交。

我们同居一城，却在异地桃源相识，虽非桃源结义，却也一见如

故。那是1978年，桃花盛开的季节，中央戏剧学院几位很权威的教授在桃源讲课，我和熊先生都是受听者。教授的课早已遗忘，唯我与熊先生的友情日益加深，或许，这也是戏剧，人生的戏剧。

那时，我在文化馆做文学辅导。这是我的岗位称谓，就是做这类的事，并非真有辅导的能耐。像熊先生这样的业余作者，读过名牌大学，读过研，又在大学供职。耀眼的光环，令我钦羨不已。我什么文凭都没有，何谈辅导之有？但熊先生没有门户之见，从桃源回来后，多次到我单位来，每次都带着他的新作。起初，我为他的创作多产感到欣喜，慢慢地就有些担忧了。他所写的都是电影文学和大型话剧，时下的戏剧急剧滑坡，未来的走向亦不容乐观，像我这样写过几年戏的人早已改弦易辙，另寻出路了。熊先生不明个中底细，依然钟情于戏剧和电影，尚不知早已不景气的话剧团哪有能力上演他的剧本？作者的苦恼莫过于自己的作品找不到出路，好些人苦恼太甚而搁了笔，我担心熊先生也会因此退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把盏小饮，喝得痛快，趁着耳热酒酣，我直言相劝，教授，不写戏了，写小说。这话在心里藏了很久，因为我的自卑，同时也怕他受到挫伤，以致迟迟难以启齿。出乎我的意料，熊先生听罢我的话，一仰脖子把酒干了，伸着大拇指连声说了几个“好”。

自此，他就写起小说来了，时不时就有上报上刊的。我们也因彼此坦诚相待，而加深了了解，加深了友谊。

由于我几次变动工作，变得繁忙起来，我们的互访少了许多。再后来，去了长沙，在省作家协会编小报，美其名曰“总编”，实则是唱独角戏，里里外外，事必躬亲，只有春节回家才能见面。这时，才知熊先生退了休，而且与小说拜拜了，爱上了杂文。有次逛书店，忽然看到一本杂文选集，即刻想到了写杂文的熊先生，应该给他买一本。一

翻目录,不禁哑然失笑,那集子选了他的大作。没想到这位朋友又有如此的新收获,欣喜之情油然而生,久久的挥之不去。我在拜读他自选的这个集子时,心底同样荡漾着喜悦。我虽不曾写过杂文,但他的语言深深地吸引着我,那娓娓道来的叙述,有如行云流水,逼着你读了一篇又一篇,真有些爱不释手。文章不就是图个好看吗?好看的文章自然能俘虏读者,能够俘虏读者的作者当然是高手。于是,我想起了熊华湘先生写作的几次抉择,由戏剧而小说而杂文,一直默默耕耘,一直练着手中的笔。他的写作经历,又一次启示我们:语言的功夫是练出来的。

熊华湘先生从大学读书出来,又走进大学教书,始终生活在知识分子成群的校园里。创作的一般规律是作者的写作难以超越作者的视野和生活的轨迹。因此,熊先生的杂文大都取材于这些熟视的环境和群体。按时下题材分类,应划归于校园文学。不过,它不同于校园文学,他笔下的人物并非学生,而是学生的老师,或老师的上司,虽然每篇写的是“一鼻、一嘴,但合起来,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校园虽说只是社会一角,却也是社会的缩影,校园里的众生相,亦或也是社会的芸芸众生。由于作者阅历丰富,用他写过戏剧写过小说的笔,向我们展示了远离现实的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诸如“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等等。让校园里的众生相,从不同的角度走上这些舞台,演绎了或令人心酸,或令人可笑,或令人发指的悲喜交集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狭义一点说,大学里的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历程;看到他们在急流奔涌的历史长河里沉浮的命运,变异的心态。使那些有过这些经历的人重温了旧课文,没有这样经历的现代人阅读了新教材;最后给我们留下一个共同的作业:反思历史,反思人生。

读着熊先生的杂文，时时有个老生常谈的词儿在脑海里跳跃：文如其人。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秉性耿直，嫉恶如仇，眼里容不下沙子，容不得虚伪；视腐败如苍蝇，见邪恶似毒蛇。因为我们的社会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免不了有些虚伪、腐败，以及品种多样的丑恶现象。理想色彩太浓的熊先生看到这些极为痛恨，于是就写起杂文来了，期望以此扬清激浊，伸张正义。这样，他的杂文就有了鲜明的特色，虽然其中不乏有对美的讴歌；更多的地却是对丑的揭露，对恶的鞭挞。应该指出的，有的过于直露，我觉得文章还是曲一点。但疵不掩瑕，由此可以窥见他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爱戴人民的赤子之心。

承熊先生高抬，在他的作品结集付梓的时候，约我为之写序，因为友多年，却之不恭，只得从命。限于水平，纰漏难免，乞望赐教。是为序。

王荫槐

丁亥于临江书屋

花开夕阳红 王荫槐 1

杂 文

你的脑袋在哪里 1

笑自己 4

杂文的出路在哪里 7

“杂文与入党”之感言 10

“鲁迅风”杂文为何复兴不起来 14

“混官”多福 17

“高学历与德行倒挂”解析 20

法制体制亦应与时俱进 23

为了不被忘却 26

地方政协领导人选机制亦应与时俱进 30

杂文猛将在哪里 34

反腐败重在治本 37

廉正之士贵 41

宽容漫议 44

诸贤莫与众心违 47

厂长与“木桶理论”	50
比阔有感	53
呼唤立个冤狱赔偿法	55
科技“倒爷”辩	58
当秘书	60
小议医院“创收”	62
公仪休休妻	64
有感于“博士经商”	66
咒语之类	68
电话为何打不通	70
真假“统战盲”	72
真盲与假盲	74
临死之前的忏悔	76
悔悟活得太明白	78
乐明星, 悲同行	82
“关西孔子”杨震之死	84
添写楹联	86
没看清楚	87
苦却老僧忙三天	88
来碗笋子炖肉	89
祝庙联	90
最高峰	91
投 稿	91
旅馆考试	92
同 意	92

醉鬼认家	93
烤乳猪	94
“日”字胖了	94
挣 钱	95
当拳击裁判员	96
耳朵的用途	97
想当然	97
坐吃山空	98
梦见孔子	98
生时证明	99
亏本买卖	100
只拿不给	101
知道我是谁吗	102
吹牛经	103
让 位	104
服务之道	105
取存款	105
当老板娘	106
改 字	106
写	107
推销住房	107

随 笔

给蒋介石一个客观评价	108
------------------	-----

痴情是一道明媚的忧伤	114
无言的母亲之死	130
品味女人	136
人到 70 抓紧活	139
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	141
夫妻间的“情色文化”	144
夫妻性爱中的萨歇尔·马锁克现象	147
当年歹心起,偷书竟获妻	152
啊,母亲的金耳环	155
千里姻缘一“线”牵	157
弹片系结的姻缘	159
一位贤妻良母的遗嘱	161
我读“光明大学”	163
鸟的心灵感觉	165
幽默助长寿	167
心灵漫步的芳草地	169
随感二题	171
文化助营销	173
要保住“家当”	175
送你一盏灯	177
仁者寿	179
有钱难买老年壮	183
中国菜的刀工	185



你的脑袋在哪里

老同学！一别有近5年未谋面也未通信了。前天，我从电视荧屏上见到阁下控诉“法轮功”的尊容，你那种义愤填膺的气势，使我油然而想起1995年暑期，你我在省城见面时，你正在非常积极地为“法轮功”当吹鼓手，把它吹得神乎其神，并说你找到了益康延寿的灵丹妙法，当上了省城地区的“法轮功”站的站长。记得你当时还问我想不想参加，我说我从不信什么“功”，断然拒绝了。如今，你又非常积极和愤怒地反戈一击“法轮功”，你的表演使我再一次想起你的前大半生中你这个人的易变形象。

1954年，你我是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当时，你的才气和勤奋是受老师和同学们称赞的。那年暑假，你带着你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大刚和小婉的故事》前去拜访当时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编委的胡风先生，他在家中热情地接待了你，对你的处女作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并提出了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你照他的意见修改后，又寄给了他，他推荐给一家文学期刊发表了，从此你更加勤奋写作了。你说找到了登上文坛的扶助师，一篇篇习作和一封封令人心醉的感恩书信飞往胡风先生家中。当时我记得胡风先生未曾给你回过一封



信，只是把你的习作推荐给一些文学期刊编辑部，多数被退回了，只发表一两篇东西。

1955年，关于胡风第一批材料刚刚发布，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郭沫若致开幕词，正式提出把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理”，与会的700多人报以热烈掌声，并一致通过决议，撤销胡风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于是，你的脑袋很快扛在他人肩上去了，当即把胡风先生为你的处女作提出修改意见并推荐的过程，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地写了一篇很长的揭发材料寄给报社，被某报摘录发表了一点，你又一次出了风头。

在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正是你我大学毕业前夕，共产党号召全国各界人士帮助党整风。我记得很清楚，初期，你采用杂文形式很尖刻、嘲讽地写了不少大字报。但当报纸上发表《工人说话》之后，你的脑袋又很快扛在他人肩上去了，写出《大学生说话了》在报纸上发表了。在反击右派斗争中，在你的口诛笔伐中，我们班上30名同学中有6位被打成右派，其中一位是你热恋中的女友。你反而成为“反右派积极分子”而蒙混过关了。

大学毕业后，你我同被分配到一所师院中文系当教师。那时正值“三面红旗”在全国热火朝天地轰动之际，接着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0年寒假，你我同去农村搞社会调查时，亲眼目睹一片荒漠凄凉景象，农民们辛辛苦苦生产出的粮食被亩产万斤粮的浮夸风征缴上去了，虽说国家粮库满仓，而农民们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可谓饿殍遍野，国人对“三面红旗”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特别对公共食堂更甚。在这种现实面前，你原本准备如实地写一篇特写，后来，当伟人毛泽东发出“农村公共食堂是巩固人民公社的阵地”的声音，你的脑袋又很快扛在他人肩上去了，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鼓



吹农村公共食堂名叫《在吃饭不要钱的日子》的短篇小说并在一文学期刊上发表了。

你对我国的古代诗词有很浓厚的兴趣，特别对李白和杜甫的诗有多年专攻，加上你在中文系讲授的又是古诗词，因而有一定的造诣，也在学院院刊上发表过一些论述李、杜之诗的文章。可是到了“文革”时期，当你看到郭沫若出版很是轰动一时的《李白与杜甫》的书，其中一反历史陈说，将唐代大诗人杜甫贬得一文不值。你听说郭老夫子在一次同毛泽东谈论诗词中，毛对郭说：“我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于是，郭就随着毛的喜好，用对比的手法，贬杜褒李。于是，你的脑袋又很快扛在郭的肩上去了，模拟郭的口气和手法，写了几篇贬杜褒李的文章在学院院刊上发表。你的这一文品和人品使原本很接近你的几位学生也纷纷疏远你了，更甭说全系的同仁和学生们对你的态度了。

“法轮功”在全国红火之时，你的脑袋又很快扛在创始人的肩上了，为他著文摇旗呐喊。现在，“法轮功”的真实面目被揭露于世了，你的脑袋又很快搬家了，义愤填膺地反戈一击。

一个文人的脑袋如果时而扛在他人的肩上，紧跟权势者说保命话著保命文，甚至不惜戕害他人之生命，那他必定是可悲的。当然，可爱的文人需要可爱的人文环境来扶植。如果权势者叫我们咋干就咋干，那可爱的人文环境是很难形成的，可爱的文人也是很难出世的。

末了，我谨以陈寅恪先生的文人的灵魂与生命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告罄斯文。

（原载 1999 年第 12 期《杂文界》）



笑自己

近年来，在下时而独自忍禁不住地发出“嘿嘿嘿”的傻笑声。内人愕然问我：“你笑谁？”我曰：“笑自己！”内人嗔道：“憨驼神经！”何以笑自己？

三年前某日，一友人偕一近不惑之年的男子光临寒舍，向我介绍道：“老兄，我向你推荐一名弟子，他姓宋，大名叫……”我连忙道：“噢，宋君！似曾相识。”友人接着说明来意：宋君是位仕途上很有奔头的盛年人，18岁就入了党，如今系车桥厂一车间小领导。由于缺少一张文凭，所以一直没能擢升上去。省主管厅领导很器重他，今专给他一个名额，叫他去报考××大学干培班，两年后便可拿得一张大专文凭。可是他的文化基础颇差，只有“文革”时期的初中文化程度。宋君连忙夸我教弟子有一种特殊的速成效能，且闻名遐迩，请我给他开个“小灶”——每天上我家帮他补习物理和数学两课程。我看宋君高高的个儿，白白的脸蛋，总是用甜甜的笑容向着我，喃喃地称呼“您老师，老师您”的，怪可亲可爱的。加上我这个人一贯喜欢听弟子对我的誉言和看他们对我的甜甜的笑脸，我便浑身的劲儿突起，得意万状，愿为他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于是，我便满口答应了。

这样，我俩便在寒舍度过了90个日夜。宋君考上了××大学干



培班。他毕业后因背靠大树，没回原单位车桥厂，便被省主管厅领导直擢升为厅里主管人事的处级领导。从而使我得意起来，执教 30 余年，弟子也是数以千计，没能结交上一位做官的。如今，宋君成了我之顶头的顶头上司，往后有啥事儿求他一助，我想，他不会忘却我对他那 90 个日夜之情吧！？

我年逾半百，身边无一子女，欲将儿子从异地调来身边，好有个关照。我先向本单位顶头上司申请，他们回答，这务必经省厅里的宋处长首肯，你同他的关系如此密切，亲自去求他，准成！于是，我就乐滋滋地上省厅求宋君处长去了。

宋君处长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三年来首次重见面，他先给我沏了杯茶，寒暄了几句，就坐到他的桌前办公去了。这时，我发现，他的个头虽跟三年前一样高，脸面也一样白，只是昔日的那副甜甜的笑容却无影无踪了。我想，他当上了省厅里的处长，工作太繁忙，太劳累之故吧！我在一边冷坐了好一会儿之后，便将我的来意告诉他。他问我向本单位领导提出过没有，我说他们叫我来找你。末了，他说：“你回去叫人事科办！”他说话的口气跟我为他开“小灶”90 个日夜时期全变了，那时称我“您”，如今呼我“你”，且很生硬。这我能理解，人的地位变了，脸和说话的腔调都会要变的，不为怪。

我是个老知识分子，因我生性太憨，所以同事们时而用戏谑口吻唤我“憨驼老师”。这次我满以为宋君处长的答复，我的事情基本上定板了。殊不知我两头跑过多少次，回答总是一个字：办。可是又没办。我颇感蹊跷，便对几位同事讲了此情。他们都“嘿嘿”一笑地说：“你真是个‘憨驼老师’！如今办成你这样的事情，‘药功’没到，他们咋会行动？”我不解地问：“啥药功？”他们数点道：“一曰‘横行霸道’——河蟹；二曰‘缩头缩脚’——甲鱼、乌龟；三曰‘滑



里滑脱’——河鳗；四曰‘花里巴拉’——野鸡。”这些东西虽说很稀贵，但我有三家亲戚在河、湖区是专营生此类东西的专业户，还有一家亲戚是大山区的狩猎户，我满可以请他们助我一臂之力。于是，我每次拜望能办成此事的有关领导和人员，便贡送那些东西，他们也都在一边笑嘻嘻地接受，一边异口同声地喃喃答应：办！办！办！如此过了大约近一年光景，我掐算了一下，总共朝去了近千元的“贡品”。我的工资本不高，数十年节衣缩食的一点积蓄几乎朝光了，我的事情至今仍是悬而不决。

今年春节前夕，儿子回来过年节，我将此事情告知他。他语重心长地说：“爸爸，怪不得人家叫您‘憨驼老师’！您怎么对如今的生活真谛还未开窍？像您这样的平头老教书匠，您就是倾其家中什物地朝贡，他们也不会给您办的！”

“那，宋君处长总不会忘却我对他那 90 个日夜之情吧！？”

“嘿嘿！如今的宋君跟昔日的宋君已是判若两人了！他早已把那 90 个日夜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最后他喟然叹曰：“除非您是他的上级或者是富翁！”

现在，我不笑天，不笑地，也不笑接受我的“贡品”的宋君等人，只笑自己——憨驼、无能、不识时务！

（原载 1992 年第 5 期《杂文界》）

